

诗人的五副面孔

莫幼群



《坐着云起时》
何正国 著
黄山书社

何兄正国，嘱我为其大著《坐着云起时》作序。我惶恐之余，认真拜读了他的诗作，并重新打量起他的面孔。这位以学识渊博、谦谦君子著称的学者型编辑，在生活和职场中都显得十分纯粹；作为诗人，却又有着多面性。

首先，他是一位城市诗人。城市的巨大和庞杂，使得细小的事物变得卑微；城市的水泥化和机械化，使得鲜活的生灵变得脆弱。而在诗人眼里，这些事物和生灵反倒显得更加突出。这种反差，使得城市里的诗情如同一道道潜流，在物欲和尘嚣之下缓缓流淌，当它流到有心人的心田，就澎湃为一片诗海。

面对一朵吐蕊的小花
我会低下头来，深情地凝视
看到路边的狗尾草
我会俯身弯腰，微笑着致意
经过一群搬家的蚂蚁
我会停住脚步，等它们先行
雪地里飞来几只小鸟
我会在窗台边撒一些粮食
天空掠过老鹰的身影
我会提醒草丛中嬉戏的兔子

我爱那些细小的事物
就像爱卑微的自己
就像爱，这低矮尘世的春风

这首《我爱那些细小的事物》，似乎是理解何兄整个诗歌创作的一把钥匙。何兄以卑微自况，其实是以自身之精微，贴近那些城市里的细微和幽微，饱含爱意地向它们致意将它们歌颂。

其次，他是一位博物诗人。生活在城市里的动植物，或许并不像人类想象的那样憋屈，而是充满了生存智慧，在夹缝中活出了精气神。何兄仿佛万物的拾音者，录下动植物忍耐时的微叹声、成长时的拔节声、颠沛时的加油声、开花结果时的欢愉声……近些年，写城市里的鸟兽草木成为一种时尚，坊间已有不少著作，但老实说，质量参差不齐。何兄笔下的动植物，则充

满了物之秀、物之灵、物之哀、物之远。他写樱花：“樱花且开且落/谁看到了春天的眼神/谁又瞥见了春天的伤口//人间四月，万物葳蕤/樱花像一道闪电/掠过大地，倏生倏灭//只有美与疼痛/在轮回里，亘古如斯”，写尽了生命之易逝和美之永恒；他写睡莲：“日出时睁开眼/天地清新/日落时合上眼帘/尘世混沌//在黑暗中打坐/内心升起的火焰/足够照亮自己//日复一日的轮回/是生存之道/也是无邪之美”，揭示了生命之密码和轮回之奥秘；他写白鹭：“水田间，一只白鹭/多么白的白鹭/比春风还白/可惜春风走远了//比流水还白/但流水被夕阳染红/比月亮还白/但月亮还没升起//一只孤单的白鹭/要带着洁白的影子/往哪里飞呀”，复活了每个人童话般纯美的生命记忆……这些小诗，是当代的绝句，是寄往原乡的信笺——城市自然不是这些动植物的原乡，他既是替它们、也是替自己来给遥远的故乡写信；这些小诗，又是生命的哲学，是面向永恒的叩问——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，都只不过是地球上短暂的存在，那么在极其有限的的时间里，如何使生命有意义？

再次，何兄是一位古典诗人。一方面，他饱读诗书，有着深厚的学者素养。古典若酒，在他的块垒里变得更加芬芳；先贤如兄，他欣然地与他们对话。李白和苏东坡，是他诗作中出现最多的古人，例如《把月光打包带走》：“有多少清凉的月光/曾被我白白浪费//今夜，我要就着这一壶酒/与你对饮，不醉不归/不要说山长水阔/不要说前世今生/也不要说李白和苏东坡//你看，月亮都瘦成这样了/你怎么还不转过身来/趁着风不注意/帮我把月光打包带走。”喜月爱酒，是千百年以来诗人的共同习性，何兄也别无二致，这是他与李白们、苏东坡们在诗人风度上的共鸣。当然更少不了思想深处的共鸣，如《致又一年》：“我写下了很多诗句/每一句都是对大自然的/回应，或感恩/我不敢说这是情书//我对光阴也充满礼赞/但光阴是一条河流/左岸春风，右岸芦苇/人到中年，轻舟已过万重山/我路过了陶渊明/也路过了陈子昂//尘世高不过故乡的屋檐/我是来自山里的飞蓬/早学会了低头做人/活得卑微又自在/我在月光下打开/细小的花朵，唯自己可见//我站在凛冽的阳光下/任风吹，我的山河明亮”，古往今来诗人共同的身世感、漂泊感和时间意识、自然意识，在何兄的作品中一一浮现且格外明亮，他以现代人的敏感和细腻，接续了古典诗歌伟大的抒情传统。

另一方面，何兄有着良好的古典美感，除了讲求遣词造句，还讲求节奏、韵律和造型，力求呈现闻一多先生所标举的诗歌“三美”——绘画美、音乐美、建筑美。不夸张地说，他的很多诗歌作为范文，不易一字即可选

入学生读本。经营了数千年的中国诗歌的文字之美和形式之美，在当代不至于丢失，正是因为有着何兄这样一批后继力量。在这部集子里，有一首题为《四月》的造型精妙的小诗，便是诗歌“建筑美”的典范：

想山中的春雪已经消融
山寺的桃花就要盛开
映山红燃起的大火
也烧到了山脚下
烧红了半边天
年迈的和尚
双手合十
说人间
真美

燕子
一对对
飞过田野
飞入紫云英
忽然就不见了
一群青蛙喊起来
放牛的孩子奔跑着
母亲唤他回家的声音
让四月的黄昏越来越深
燕子、紫云英、青蛙、放牛的孩子、母亲的声音……这首精心构筑的小诗，又是一座乡愁小屋。是啊，何兄还是一位乡愁诗人。甚至可以说，乡愁诗人是他多副面孔中最突出的一面，乡愁铺就了他诗歌创作的底色。

在城市的高楼之间如何安放乡愁？首先是对故乡风物的无比眷恋。在何兄笔下，这种眷恋甚至成为一种被动，凝结成“被故乡追赶”的奇崛意象。《被故乡追赶的人》一诗写道：“刚一转身，故乡就在背后追赶我/鸟啼和流水在追赶我/炊烟和云朵也在追赶我/哪怕我逃到天涯海角/故乡都一直如影随形，用我的方言/来暴露我，用我的胃口来出卖我/用我的朋友圈来晒我，用落日和晚霞/来眺望我，用一轮明月来穿越我/用夜半的蛙声来皈依我//人到中年，故乡追赶得越来越紧/像风一样缠住我，像路一样引诱我/像米酒一样灌醉我，像梦一样/笼罩我，像旧情重燃一样困住我/像天使一般，带我回到紫云英的春天/回到屎壳郎的夏天，带我回到/红柿子的秋天，回到白雪花的冬天//被故乡追赶的人多么无奈/被故乡追赶的人又多么幸福。”读罢全诗，我们才知道被追赶的“被动”，其实是一种情到深处的“主动”，浓烈的思乡之情无计可逃，而最幸福的事就是让故乡追上来，也让走丢了的灵魂追上来。

乡愁更是对亲情的无比眷恋。我以为，亲情诗正是何兄诗歌创作中最感人的部分。

那天我酒喝多了
在路上遇到一轮巨大的落日
我忍不住抱着落日哭了

当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家
把落日交给母亲
母亲说这是一个大南瓜呀

我挠着头傻傻地笑了

醒过来才知道是一个梦
母亲已去世许多年
只是我喜欢望着落日发呆
把落日想成母亲的南瓜
想象母亲抱着大南瓜
缓缓地走在落日的光影里
——《落日》

你帮我摘下天上的星星
从此我在夜晚不再惊慌

你为我种下多钙的种子
让我挺直了做人的脊梁

你替我解缆漂泊的小舟
任我在尘世间乘风破浪

你给我写下的多少书信
化作我至暗时刻的力量

你倚靠的村口的那棵树
温暖了我的思念与眺望

而如今，你已垂垂老矣
老得像一个任性的孩子
我如何为你，托住落日苍黄
——《父亲》

故乡背后是亲人的身影，风物之上是父母的形象。血脉深处的呼唤，是乡愁最动人的乐章。然而，已经长眠于故乡山坡的母亲，正在不断衰老的父亲，使得乡愁充满了无助感，就像这两首诗中注定要西坠的“落日”。人寄居在城市，远离了大地之根，又将远离血脉之根，真个是情何以堪！就这样，诗人背负着乡愁的重压，写出了几代离乡背井的城市人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最后，何兄是一位独立诗人。在写诗这条“战线”上，何兄总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不凑热闹，不爱虚名，不拉帮结派，似乎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团体或协会。他抱团取暖的对象，是万千细小的事物和万千伟大的经典，而不是某个协会领导、某个著名诗友、某个你好我好的小圈子。

独立诗人的姿态，再加上“细小的捍卫者，万物的拾音者，古典的勾兑者，乡愁的负重者”这四种表情，构成了何兄作为诗人的五副面孔。噫，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

